續修雲林寺志

續修雲林寺誌卷三

檀越

錢塘趙夢祥捨田碑記曰

予茲年六十有五矣憶自幼就傅讀書稟資椎魯比長習舉業弱冠後始博一衿斯時父母俱存予切思稍得寸進榮我父母庶不負生育教養之恩無如困躓場屋偃蹇半生俯仰之餘愧怍良不淺也父卓齋府君於乾隆乙卯歲四月見背予仍偷生人世日惟以不得顯揚府君爲已恨嘉慶丙辰春予即敬謹擇地歲之十二月卜葬於留下大嶺金鐘山之麓母黃

太孺人歲在甲子時年七十有七予常瞻依色笑竊
見其精神康健飲食如常因欣然援例太學思就北
試不期事未果而毋病目且失明遂至抑鬱成疾壽
終於丁卯三月噫予之隱痛無窮期也戊辰冬卽合
葬於先考之墓由是功名之心淡然矣予娶婦章氏
身多疾病生一女後遂無所出父母在日屢廹予置
妾以爲後嗣討予私自嘆曰我不能顯親揚名已爲
不肖予卽有後亦安望其賢且能也是以惟唯唯應
命而終不果從歲癸酉十月予婦亦歿予亦急爲之
葬焉至此而予息之心更淡然矣旣而思之無名不

彰撫後不孝罪重孽深將何以追因思予自兼經營數十載稍有積蓄予婦歿時將所有已貲集胞姪十餘人一一酌量分與無忘一本餘則留置田畝以奉祭祀惟是置田一事非誠實精明者未敢輕託是以曠延時日今春三月有同里徐公宗魯於公誠天何公聖懷皆先考莫逆交不期而遇談心永日見予鬱鬱而問焉予卽剖其心腹之事而告以故遂卽長跽請託此三人本樂成人善而又憫予志之肫誠皆慨然諾何幸默叨庇佑不一月竟得紹興府蕭邑二十都白露塘邱家橋同在制字號內民田三十五坵計

田九十二畝三分零六毫急來告慰予欣然拜謝曰
予之素願遂矣微三君子之力亦安能玉成其事耶
惟念向日所留存者因他用而不能滿數予乃傾其
所有以付齊田價當卽過戶完糧投納契稅共計制
錢肆千捌百千文竊思田畝得之固難守之更難是
以立願將此田永遠捐於西湖雲林禪寺常住際此
年豐歲稔每年得收縣市斗晚稻租米壹百零壹石
伍斗柒升以供大衆一粥之助伏冀方丈屆予考妣
及予婦生歿忌日不忘超薦無負予志聊以報生育
教養之恩於萬一云爾嘉慶己卯四月八日夢祥記

禪祖

在膽元禪師蘇州震澤縣人氏自幼喜聞母氏口誦佛號至七八歲時亦能侍誦真宿具善根人所不及年十歲自願出家於龍山妙智寺依西嵐老宿爲師祠受具于雲林巨濤老人并傳心印千七百則公案一一深究于乾隆十八年繼主法席七載蒙

高宗純皇帝幸寺

賜紫衣一襲及香金等師兼善唫咏詩稿語錄若干卷皆未付梓世壽詳於塔銘塔建北高峰麓名曰耐

亭搭所同門弟宣信爲之銘

禹傳源禪師海寧州人氏出家于本州崇教寺幼而穎悟究習儒業博通釋典年甫弱冠蔬食布衣誓爲佛子父母許之後捨俗出家即持戒律從巨老人咨受禪理於乾隆二十四年主持方丈二載退居靜室有年終日禪課之餘吟哦爲樂事嗣法者十餘人所著諸稿弟子俱欲付梓師怏怏然曰昔初祖東來不立文字我等如許饒舌恐爲後人覆醬瓿耳遂不果其事乾隆某年秋忽示徒曰我所願歸安養耳飲食頓減至旬餘書偈畢彈指而逝

印圓泉禪師湖州府烏程縣沈氏子出家於雲林祇園房年滿二十受具後心專戒律日益精究惟蒲團竹椅作爲消磨歲月工夫巨祖延爲首領乾隆二十五年推舉直指堂頭四載退居本房壽得古稀結跏而逝

玉山琳禪師蘇州府吳江縣人氏出家于全福寺受法于巨祖凡寺中首領一一綱維機鋒迅利得巨祖奧旨可稱入室弟子乾隆二十八年春雲林虛席蒙浙江撫憲熊公幷文武各憲闔郡紳縉追兩序大衆公舉主席據室云者是我乃祖乃父拈烏

豆子換人眼目憑他道德力挽頹綱重光祖道之
所情知今日迴避不及又被業風吹轉露頭露面
承伊嫡派兒孫不敢改腔換調若是依樣胡盧一
向目視雲霄從不辜負自己拈主杖喝一喝云試
看拔刎攪龍門下座三十年閏二月十二日蒙
高宗臨幸寺中迎
鑾并
賜物件時奉各憲兼任法喜寺師以事繁辭院閉關習
靜三間茅屋七破蒲團於三十七年夏法兄淡山
和尚告退院事兩序大衆復請主持茲寺三載祠

法徒十有餘人著有玉山語錄行世壽得花甲餘
塔建本山
淡山昂禪師南京江甯府上元縣人氏出家于萬壽
寺工詩書參訪名山至雲林適巨祖上堂垂釣師
禮畢遂問鷲峰既能飛來因何終日不動答云等
個人來進云何時飛去答云大事未明又進云初
祖一葦航來不立語言文字今日和尚有何法說
答云提起提起放下放下遂禮謝云天人一切皆
歡喜晝夜六時恒吉祥即侍巨祖爲記室數載得
盧行者舂米工夫巨祖授衣鉢眞傳爲三峰五代

孫也篤意釋典暇攻儒術於乾隆三十五年住持
方丈三載一日索筆書云生也空來死也空不知
南北又西東泉臺不論貧與富只問陽間六字功
擲筆而逝

燦光照禪師湖州府人氏出家于仁和縣滿月菴少
游京師乾隆五年蒙
高宗開建
皇壇授戒師遂圓具也嗣後出都至雲林巨祖授職多
年凡詩書佛事皆出師手即為囑咐乾隆三十九
年主席方丈至四十七年重修大殿而辭院事嗣

法徒三十餘人未祝髮徒皈依雲集後得無疾而終

顯微慧禪師嘉興府石門縣董氏子出家于杭州府仁和縣下水陸寺依徹源老和尚脫俗受大戒於雲林燦祖於禪教二宗參訪殆徧遂得燦祖之衣鉢職任班首乾隆四十七年主持方丈至五十一年退院本寺靜養有年無疾示偈曰兩拳打破塵埃撥一杖曾挑芒履歸結跏而逝

大千禪師諱重照號竹堂海昌許氏子也披薙於永福寺乾隆丙午主講雲林得法于澹山昆禪師庚

戊午恭逢

高宗純皇帝八旬壽誕恭撫寫恭聖進

京祝

壽欽禮無量壽佛懺

欽賜藏香福字黃緞等物辛亥孟夏退居滴翠軒圓寂

於嘉慶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酉時距生於乾隆甲

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時壽六十有四

振修瑞禪師海甯州人氏出家于蕭山縣關帝廟得

任祖心印於乾隆五十六年主席方丈至五十八

年退院辭衆念佛而化

元瑞密禪師嘉興府秀水縣人氏出家于眞如寺記
朔玉祖自幼一日數行穎悟過人本分以外兼工
書畫乾隆五十八年丙序大衆恭請主席兩載凡
筆墨不輕爲人作世故罕見壽得七十有三嘉慶
六年秋偶得微疾月餘具浴更衣書偈曰父母未
生以前不知何形何迹父母旣生以後今日臨命
呼吸任他黃金尊貴總不如南無阿彌陀佛聲聲
趺坐而逝

德枚思禪師嘉興府石門縣蔣氏子兒時聽經異常
稍長父母願捨出家于杭州仁和縣仙靈寺依師

妙業當於纔機句中發領妙旨年壯至雲林受具
足戒留常住授頭首之職暇惟靜坐觀心故凡所
作絕無輕忽因嗣印祖之法于乾隆六十年憑眾
推出為法王座主在位未及一載因其專任治生
故多勞悴遂忽示疾抹浴更衣索筆書偈曰一三
五七九生死如翻手去來無所從蝦跳不出斗書
罷擲筆而逝

志安秀禪師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氏出家于本縣
正福寺依師即現僧相年二十餘來雲林受戒發
明毘尼大義自甘苦志不忍踰矩留於常住執事

多年無犯得禹傳老人尊其入室親爲印證于嘉
慶元年主持方丈三載嗣退養於千佛閣師淡心
泊厚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老回正福寺送終於二
十二年壽年五十有九嗣法衆門人迎龕歸雲林
塔建北高峰雄

道隆覺禪師嘉興府桐鄉縣王氏子從幼出家杭州
錢塘縣雲林寺祇園房依師習禪歲壯在本寺聞
其因人才出衆心志不凡遂得禹祖付受心印於
乾隆五十年適上天竺法喜寺監席蒙各憲劄示
此任至嘉慶三年來撤雲林方丈至四年示疾年

壽六十有四

心安中禪師浙江湖郡烏程縣翔翔村王氏季子生於乾隆九年九月十六日子時甫生三歲時喜趺坐合掌有韜光位三師過其門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大似佛門種子他日定爲梵天之精進幢也父因稍長當捨出俗至年八歲果來從位三師出家至十八歲薙染依師講習有年便明心地俄承外護果本重新韜光寺親尋受戒于報恩寺兩山和尚歸受雲林顯微老人之法至嘉慶四年四月眾推主席雲林寺方丈後仍退居韜光於十一年

正月二十一日沐浴更衣命門人誰焚香點燭趺坐合掌念佛至戌時奄忽而逝世壽六十三歲僧臘五十六歲葬於龍門山

德山如禪師湖州歸安李氏子出家於邑中資福寺依性榮老宿薙染後往婁林參顯微禪師有年送嗣授記別於蒼巖四年夏蒙大中丞汪公舉住慈寺方丈輪奐重新禪門振作後退居本寺垂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偶染微疾付偈起作偈云六十六年飄蕩前後中間一樣若道今歸何處觀蹬蹉指而上擲筆而逝嗣法者十有餘人塔建於

龍門山麓

性宏口禪師心在和尚法嗣嘉慶十年主持方丈半
載餘

淨一禪禪師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氏出家于環翠
菴受囑大千照老人于嘉慶十年主持方丈三載
退養於觀音殿示疾于二十二年

若水來禪師江南徽州府歙縣劉氏子壯年厭棄塵
俗願入空門來依雲林元瑞密老人雉染即於本
寺具戒自肯深研律中義味故每誦戒不假而來
潛心宗教即承密老人之咐囑于嘉慶十二年大

衆請接雲林方丈之位初則堅辭三請而後勉然
從之無何嫌住持事繁心向外馳恐失內照之功
十四年卽退而發靜於慧月塔院晝夜精修淡得
念佛三昧嗣因身力漸衰自知幻軀將應脫落遂
于道光元年辭世壽六十有六召門弟于遺囑後
求衆弟子問曰師今乘此何歸答月無明暗處聲
絕而逝

品蓮月禪師號藕船江南揚州府江都縣徐氏子一
十八歲出家年滿二十來雲林求戒戒相旣圓堅
持無犯殆研教典覺入悟門其所工蘭竹淡得所

南翁之旨時與筆墨交者惟揚州八怪之一吳其
之名唯者是也師兼精琴理其所作詩詠書法別
有逸趣依志安秀老人而獲證也於嘉慶十四年
眾舉主持方丈於十六年退養于千佛閣禁足禮
華嚴經禪誦之餘惟揄墨鼓琴爲樂耳且得禪理
功深心多解脫故所有詩句語錄均不收集瀟洒
一生臨終談笑而逝壽年六十有六
悲周慈禪師浙江嘉興府石門縣王氏子出家于本
縣羔羊寺東房依師修學壽至雲林受具足戒即
任寺職苦志清心煉磨有日徹悟無生之底也簡

餘陳得稱尊衆有方其風範之規貞堪紹隆三寶
旋即退居於十八年惟日以禮誦亦解吟咏時能
究何自遣于道光五年示疾召門弟子日吾欲化
去務當切勿悲傷口音纔絕撼之不動而已逝矣
壽六十六歲
剏繇和尚諱律棠德恩老人法嗣於嘉慶十八年住
持方丈三載現住法喜寺方丈十餘載
定蓮凝禪師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嚴氏子自幼出家
于本府錢塘縣某庵薙依師誦修懺法而兼及經
教年餘二十乍雲林授三壇大戒遂留職事一心

勤慎絕無掛誤餘閒輒留宗教一日靜坐忽聞鐘香恍然而悟曰者個元在這裏得法於惺一初老人於嘉慶二十年紳耆洎兩序延請而登茲寺方丈位也于二十一年登座說法辭眾化去壽五十有六

硎菴和尚諱後

德慧明禪師江南常州府宜興縣劉氏子幼喜清淨二十二歲父母雙亡捨俗出家於本府荆溪縣六峰菴親師五載稍會禪理具戒于鎮江府丹徒縣金山江天寺歸即辭師來雲林挂搭遂授職多年

嗣承大千老人之法參叩綜密頓明心地旋陞座

于嘉慶二十一年間嶽撫憲協公命住持方丈講

於本年冬身亦無病將知湼槃召衆示偈曰唯此

一事實心迷難着跡餘二則非眞塵空無分別壽

年六十有六

聖川清禪師浙江嘉興府桐鄉縣沈氏子幼依本省

杭州府錢塘縣昭慶寺經房性謙師出家旣壯詣

雲林學律忽悟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均從律起上

來諸大祖師無不以此精進而得成道者自此醉

心律部雖力彈神疲不改初志俄因若水泉老人

知是法門龍象授與衣鉢于嘉慶二十一年大殿被災後方丈益嘱迫於二十二年春崇各憲之命而任方丈之職自此日夜周章計建大殿前行疏叩十方于二十三年冬蒙

內庭

恩賜帑銀壹萬兩

欽命重建又感遺蒙越爾捨齋田九十餘畝其志固亦復與身任過勞日漸減膳誰知大願難酬竟於二十五年冬病入膏肓而召大衆說偈辭世曰者個原無名相能爲法王大將而南觀北工夫此日訖

知方向說畢右脇而逝

心在口禪師印圓老人法嗣於乾隆五十一年住法喜寺方丈五載

心一口禪師大千老人法嗣於嘉慶四年住法喜寺方丈四載

皮三戒禪師顯微老人法嗣於嘉慶七年住法喜寺方丈十一載

竺軒安禪師道隆老人法嗣住安隱寺方丈數載

鐵林鏞禪師浙江嘉興府人氏幼通儒釋之典壯則負笈來雲林具戒依玉山老人座下扣決心要而

得通明一切遂承嗣也餘閒工寫梅蘭親受一泉老人指示而得畫名後於乾隆五十五年出世主持勝果寺方丈至嘉慶十年退院壽七十歲將衣砵付與品高

品高峰禪師秉命繼主其席師俗杭州陳氏子承師之學亦善畫梅故得師資道合眞所謂明月梅花師若弟子也於嘉慶二十五年退院即於道光元年忽疾不起服藥罔效而終世壽五十七歲

道先悟森禪師松江府華亭縣陳氏子性多靜默雅喜坐禪師與懷淸老人參論個事頗爲稱理遂受

記荊也旋將遠近同志知是禪門飽學內外首領
無不紀綱辭懷老人參訪名山十有餘年嘉慶二
十年間復來雲林延爲首座之職凡冗中佛事皆
師秉拂也師靜養於普賢閣除佛事以外終日杜
門不出著有詩稿語錄若干卷忽于道光九年九
月四日索筆書偈曰這一隊無用漢子在人間六
十六年將千七百陳爛葛藤覆去翻來言三語四
咄今朝撒手歸西去兩袖清風明月同寂然而逝
師法嗣見初號懶堂精篆刻晶玉陳曼生司馬甚
契之

體純大師諱潔號粹自江南吳江縣柳氏子自幼出家於雲林妙應閣依昇蓮象禪師脫白後隨師主席京都方丈月結詩社與名士大夫往還唱和至道光初年南還養靜本房凡故舊出京過訪辭不納惟鎮浙將軍薩存阿常許過從而請決禪要也然師與小顛學誠俱以顛師詩酒生涯著名寰宇師則性心無礙枯寂空山世誰知之哉丁六年夏滅臍何餘遂作偈曰卌年功德兩茫然想被前程業識牽今用金剛王寶劍一揮斬絕死生緣生來死去總分明老病猶能自造情忽地一聲參已透

便應一一了無生一點向人瞞不得石窟脫殼事
何如可堪當日光中樂定裏身心了幻虛萬事雲
烟榮瞬眼百年榮辱不關心平居自信塵緣淨久
約慈航直到今靈明湛寂家中寶倒象撈空海底
針紙上任君拈須得圓機迴徹意何深松巔鸞鳳
鳴偈聲梅梢得月影逾幽緣心猶不離緣影何當
虛空釘橛頭偈畢泊然而逝年六十有六

古塔

巨濤果禪師　塔在寺中慧日院

在聯元禪師　塔在天聖院東側耐亭塔

禹傳源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聯輝塔

印圓泉禪師　塔在龍門山

玉山琳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聯輝塔

淡山君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聯輝塔

燦光照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聯輝塔

顯微慧禪師　塔在龍門山

大千照禪師　塔在龍門山

振修瑞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

元瑞密禪師　塔在方丈後山

德恆恩禪師　塔在龍門山

志安秀禪師　塔在龍門山
道隆覺禪師　塔在龍門山
心安中禪師　塔在龍門山
德川如禪師　塔在龍門山
性宏潤禪師　塔在龍門山
靜一禪禪師
若水來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
品蓮月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
悲周慈禪師　塔在龍門山
定蓮凝禪師

德慧明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

理川清禪師　塔在青龍山麓

有三誠禪師　塔在龍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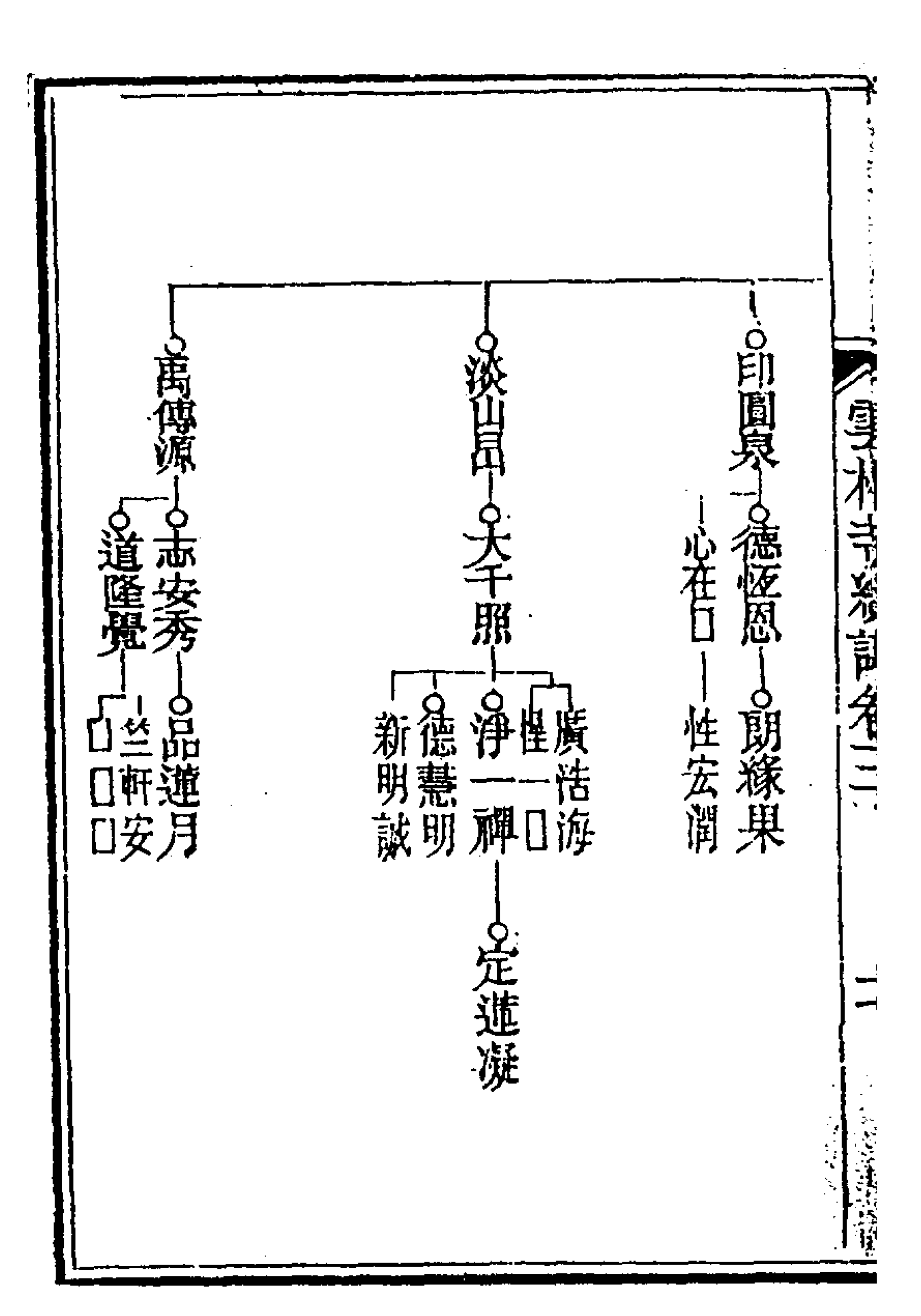
惺一□禪師　塔在龍門山

二十四世 脩

巨濤果

- 燦光照
  - 顯微慧
    - 心安中
    - 德山如
      - 見能謙
    - 有三戒
- 玉山琳
  - 元瑞鎔
    - 若水來
      - 聖川清
  - 爕林鑑
    - 品高峰
- 在瞻元
  - 振修瑞
    - 惠周慈

二十五世 德　二十六世 重　二十七世 律　二十八世 儀


印圓泉
德恆恩
朗緣果
心在□
性宏潤
淡山昌
大千照
廣浩海
性一□
淨一禪
定進凝
德慧明
新明誠
禹傳源
志安秀
品蓮月
道隆覺
竺軒安
□□□

世系圖

釋達受 六舟

三峰支派爲漢月藏禪師由江蘇之虞山三峰至雲林自立之門戸也故曰三峰家自藏祖以下法派孫曾兩志已載各有失收因世遠年湮無從細詢備載今從巨濤和上之下始分爲六支定例先此任者由六支議舉六人拈鬮以定甲乙輪流繼主是席此世系圖凡直綫下者俱是六支正宗綫之偏傍下者或分出別院者主席或寺所屬院者主席以及將來俟闕者此三等皆書小字別之凡同儕字派填就知者錄入餘俟再補

住持年分

巨濤 雍正十年接乾隆三年復住十八年退

在聰 乾隆十八年接二十四年退

爲傑 二十四年接二十五年退

印回 二十五年接二十八年退

玉山 二十八年接三十五年退三十七年復接三十九年退

淡川 三十五年接三十七年退

崧光 三十九年接四十七年退

顯徵 四十七年接五十一年退

大丁 五十一年接五十六年退

振修　五十六年接五十八年退
元瑞　五十八年接六十年退
德倕　六十年接本年退
志安　嘉慶元年接三年退
道隆　乾隆五十五年接法喜寺方丈嘉慶三年退本年接雲林寺方丈四年亡
心安　四年接本年退
德三　四年接九年退
性宏　九年接十年退
靜一　十年接十二年退
若如　十二年接十四年退

品蓮十四年接十六年退
悳周十六年接十八年退
剛孫十八年接二十年退
定蓮二十年接二十一年退
見能二十一年接二十二年退二十五年復接
德慧二十二年接本年退
聖川二十二年接二十五年退
素風二十五年接本年退
以上諸方丈接退年分保查萬年簿并碑記以此為准也

雲林寺續誌卷三終

語錄

五代清聳禪師法語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參法眼眼指兩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日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如是辨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卻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

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感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見指月錄

豁堂法語　釋正嵒

靈隱具和尚讚

鐵硬手鋒快口放行則倒岳傾湫變幻則移星換斗直得四海翻騰五湖奔走四殺雄大振門風三玄要丕揚家醜不惟開已之嬰花且復留欲謝飛之靈鷲夫是之謂聖恩謗子叢林魁首

靈隱重建鐘樓募疏

竊以青闇小嶺原從天竺飛來靈隱禪叢始自理公拈出煙雨樓臺六代之規模未墜晨昏鐘鼓諸天之號令長新其間雖遭刼火暫毂空雷幸蒙張冢宰之宏持得延通法師之載造爭奈家賊難防復飽蠹蟲之腹門賓共弔徒貽燕卵之憂苟非機先一著准備方將必至末後數椽郎當不少雖閻羅老子殺人刀猶難自免則地藏比邱活人劒何用渠爲據屋裏事原該我輩關心縱路上人也要大家出手但糧逐軍興須有胸中完竹法隨緣起安能舌底生蓮若欲功

期可必無如哥擇易行要知步步皆金貝在針針見血始得大地春回再發已枯之木空山雲起重吟久臥之龍至乎秋高雲落根塵之境一空夜半敲殘夢覺之關兩破則不離耳目之間直透威音那畔可謂種麻得粟不唯賸李遺桃所願見聞隨喜一枝纔動百枝搖大小相融少許亦如多許福事到意來凡有熱腸難坐視祭塲落處幸逢好手共彰名

書冷泉送別詩後

憶在癸未之秋湜公于石以進士選徵李南歸就道訪舊于杭之北峰余酌冷泉而餞之亭上賦之以詩

別去二年公以大義死於官至甲午秋去與公別昔十二年去公死者十年矣時余在三晤適閒居湘潭見中有行將觀于太平葉可勿疑余謫臣人之句不大不類語庶之李公長源見懶瓚師於衡陽宋之後公指水兒隊希夷及老僧於華陰懶師老僧各以二十年宰相許二公更加錢以太平之記李夜開懶清真先世涕而後怡悅曰師必謫降中人也夫李公天下士不必須師始識老僧雖不知何如人然以希夷清奇不必錢公始識惟懶師非李公老僧非錢公皆不能識也余庸人也安得公之如李而識之錢而深

惟竊有似之者惟一懶耳然此又余膏疾卽愛我如公不能療此豈公所取我敢望以謫墮見目乎是公不余識也至若李公太平不及錢公功業過之今溫公不惟無李公之功業并非宰相不惟無錢公之太平返殁於禍難是我不公識也余詩用孛豈不悖乎既而歎曰使公不遇禍難與錢相反則公之大義亦何從而並李不朽耶雖然使公不死必隨所處之治亂皆當各有可觀卽爲太平宰相亦自有不同時人之泯泯汨没于榮利者余因有以慨夫今之出處者既棄其所最親極重而不事其實從朝至暮思干前

徒惟喧熱是務陽則假廻法門陰則實爲榮利以此覩彼俗士不若況能以道自任耶然終其身無倦者惟勤有餘耳以余之懶較彼之勤其所成就固逴不相到然其塵勞苦惱庶得有以少息如放翁所謂天欲放閒先與老人因見懶悮稱高之句則公之所以識我將無是歟則余與公之相識得果之味而略果之色可也事何必確

靈隱月用禪師塔記

爲靈隱書記月用禪師靈骨入塔湖著聖明山飛龍鳳地靈斯效人傑是生恭惟明寂月用禪師斐公少

挺拔俗之韻十五年高視橫山早負絕倫之才數千里喧騰藝苑持論惟公不以喜怒爲毀譽投分非黨不以附離爲親疎濁流清流二俱不足以涵眞是指非指一往無分乎置辨把臂入林半是狷者狂者無心合道豈問儒耶釋耶良由胸中無物故能腕下無塵善謔磨騖爲文章時吐性靈爲吟詠礪坡叟石公爪牙譏刺班馬之區孟鼓詠仙放翁爐炭捉敗漢府之永絕但行空天驥非芻棧之可羈不世祥鷟惟雲霄之是舉且夙有奇情願言禿老爰就魔宮以神智劍從鬼國而入慈門方藉鋒刑筆陣直掃邪宗澎湃

研池深溝法澌奈何數不待期天不衛道致使若人
云往有識輿嗟所概名無僞立得建歲寒霜雪之標
交不苟同能感有道死生之誼往者曾爲嵩明敘祠
塔孫背山以歸永安今則竟就古先生西鄰卜寂主
而近蠶隱可謂覩果知花報施不爽舉函紫藍入地
相宜惟是千生鑄就一具壽貴性底石頭雖微不與
宿食百劫帶來兩隻貧賤相底手掌窮困不使他錢
把無孔斧炊烟現乾闥婆半空樓閣將無粒米煮飯
撒羅摩詰半捕珠璞這箇稀奇物件古怪東西留今
落在顯燕丁中要且向何處馳騁神通展施伎倆不

見道你有拄杖奪卻拄杖你無拄杖與你拄杖你還
甘也無以拂子作圓相送入骨具云龍得水時添意
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與許借庵居士戊子

靈隱法席賴妙師唱導頓令千秋祖令一旦斬新所
謂臨濟法道大行吳越之間者不基是乎竊惟萬峰
老人平生爲法之心於此足以仰慰居士夙宿宏護
之願亦足以雅酬矣更喜入門一著居士郎以甫田
爲福田使一切人落在第二尤屬快舉但妙師慣用
借句貶公竟致平日膏肓撒猴不得然致病之由山

野實不能毀貴慨無神力變大地作黃金使之花開枯木只索遣請晉陽之師望爲答一轉語庶不死在句下耳

復靈隱剖玉首座

鷲嶺珠泉相去無幾乃越夏徂冬促膝之緣甚寡將方以此爲悵旣復杖笠飄然翕使追晤無從其割情之刃抑何亟乎雖道人行徑如火消冰非世間刺刺臨岐者可擬然座下有千里之行動成累歲之別會未一具咸儀入告方丈恐座下於此亦不有安則區區省覲似不能闕然於新歲也悲今法季塚狐竊北

斗之光沐猴登衣冠之場左右當老人爲望乃能獨
立譴引其高節謙光固足以媿末流而鋭將慢嘲摭
我輩本分自有可行可止一條聖賢人道其靦顏青
天揚白日者猶硜硜乎其小哉刎紛紛齷齪聵鈍暗
與之爭自點寸靈隱法道日墜正恨成魏之人座下
豈能高枕竟以一紙之使以塞衆望耶

奉靈隱具老和尙

頃遊杖倚久失候敬竊惟和尙爲衆過勞似宜攝養
故凡得已之文概就節簡不敢加煩無已之思惟願
和尙安隱少惱以堅法幢使直指祖堂一新兩浙聖

恩道化獨振諸方則某治舍廿年籌劃殫慮歲當七
載守類抱圖其深衷密願於是乎務本虛求故雖背
中非人闢室之戈身遭與已排墻之壓亦所甘焉小
子璨生剡浙秀末荷嘯林嗟乎業重福輕志長年短
固云死生無憑彭殤妄作其如玦塌之器未就以致
追琢之功罔酬感念交并欷歔莫寫謹此布意并代
面頌

賀嵊山法弟新任靈隱

頂蒙垂照不擇污濁已見真公之於南老非他人可
及兼灑楊瓶滴我焦陸訂甚原鴿謳咏何極靈隱祖

庭故五大禪刹之一山川人物實甲海內蓋自晉理
公而歷一十五劫五焰更聯如日月燈明傳光無盡
餘列十科而登高僧傳者勿算奈於成宏以降法運
頹瀾非止參士無歸即雲水經來一食了不可得
愍童髫入山匆覩發風藉珍之士愈昔憮今輒思所
以安之而力莫能逮愧歎無已後見天山老祖於淨
慈便能簡點玉石謂此勝場非得正法眼有力大人
不能起二百年墜緒已升檀護寺衆謬以破堂見委
因假此守靜以待賢者致感山友巖公及諸耆彥雅
意萬峰恭請雲門和尚至期赴院連雨忽晴法座纔

敷喜答靈鵠一時瑞應道俗喧傳山是湖海浩歸鉢指跡以萬計爐精宏開寶鏘莫數鞏材效用信施雲臻未幾百廢一新傑出浮幢海刹但世情所慮多謂物極必變太盛難繼或引天童之教宇迄今空者什幾日久雨雪磚瓦補易猶難況近有會其間供應接待交際徭役守成之難不更倍於開剏耶然天人之應既有其開便有來者昔吾弟方首衆時杭之紳袍共得我心之同早有成望於座下故今一十九年果應期而得瑛錫雖在人則積修之依報在地則當興之嘉會惟是歷代祖庭獲傳吾宗正脉識應滹沱道

行吳越以副思平生願望故方處憂患不禁合掌北高峰下轉處莫能已也茲緣還山未即先命下執事代爲布意萬惟爲法爲人省節餘勤以尋鍾粥無任祝切

晦山法師　　釋戒顯

濟顛本傳敘

維摩云菩薩住於生死不爲污行而布袋濟顛酒仙蜆子竟爲污行者何耶良以既證果人欲度執相凡夫不得不隱跡現劣故也濟顛本天台羅漢示跡塵中出家靈隱繼遷淨慈蹤跡最爲奇特予嘗謂因中

界地二種行事迴不相同果地中人示為污行便顯神通銳混凡夫旋彰靈異決不與癡闇愚夫同一顛倒而迷惑也今以因中人冒果地相不過獅蟲狐種敗壞佛儀而已何足為正人所齒錄哉近世有等魔輩日說宗教妄飲酒肉以為吾學濟顛也此雖可學而濟顛來蹤去跡種種奇特能學否即濟顛示夢太后日世金剛乃至獨境遂緣現種種神通三昧能學否即濟顛鍋螄螺行出日珠下盡大地儒釋皆讓一頭地能學否即此不能學而徒學其飲酒肉一種真泥麯學能必至全身敗露識法者懼矣濟顛行實杭

地則有小說評雖近俚事事皆實余門人瑚堂删其俚俗彙成本傳以流通道俗則又爲靈隱淨慈增一段佳話也

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代顯甯梵音詠禪師塔銘

臨濟法道至太白而重興嗣太白而令行吳越大振海內者厥惟三峰三峰下十二人皆宏揚濟宗負大聲望子孫步武繼繼繩繩獨顯甯濟予坦老和尚嗣法無人靈應先師與老人性敦友愛誼重繼絕力鍜二人繼其後一曰仁菴義一曰梵音詠兩兄梵音兄初與余同參先師於顯甯繼同省悟於秦郵又分外

針芥相投最深師逝六載後法姪祖韶請余銘其塔情與誼其可辭乎按師諱眞詠字梵音武林仁和籍俗姓白幼依象光寺祝髮年二十稟具戒於白雀笠菴和尚初依顯甯濟老人迴無人處未幾老人將遷化以衣拂託先師令擇器付授亦猶太陽之託浮山也先師住顯甯師尤維那並堂務外苦心參究亦未有省發丙戌冬隨先師至高郵地藏菴結制時先師道望傾動大江南北龍象雲擁先師令參無位眞人話晝夜發猛三七後覺身力稍疲値煎藥次忽見藥湧沸五岳兒鼓掌高叫云梵兒要會無位眞人話向

道契爲取師廓然開悟頓見臨濟棒喝用處隨進方丈呈解云咬碎楊岐栗棘逆杖頭吐出威音毒抛向人前知不知喝先師乃曉夕徵詰師酬對無滯蓋用心最細而當處最真也嗣後侍先師至佛日靈隱温研密論求事斂衽透盡法中堂奥先師因念衍和尚末後遺囑催仁芝兩公係得親炙克固前話乃以所託衣拂付授兩兄即命仁兄住顯甯師充晋化克符輔佐二載乙未夜受晋甯請遞院次嚴守頓頹僧堂閒叙師往來半載學侶輻輳楷護欽崇師提持佛法外復營土木叢林大概煥然改觀矣時方多故土寇

內訌顯甯祖庭幾被兵燹合院耆宿通鄉紳衆致請
師往師堅執不允蘇隱老人曰叢林有難忍坐視耶
師不得已移錫遊往後二虎朝夕環繞哮吼一月有
餘殺氛乃息倘了蒲集虎亦絕跡矣住持六載四衆
歸投迺感徧洽癸卯秋忽示微恙圓寂前三日寫出
流出一珠大如豆作琥珀色光爍四表衆爭求其資
師衆云待老僧自驗看繼接過復投入口中泊然坐
化時八月二十六日也師性最慈忍素不與人牴牾
同代調和水乳無間所至料理叢席識大體謹細務
又入文字三昧深造精到能穿貫經史法語偈頌皆

超出尋常領府三觔云洞山直撒綴天網信手三觔不用秤無面金鱗霹靂盲龜只顧定盤星須罷居士參馬祖云馬師一口西江水吸盡龐公萬頃家拈得笊籬無活計諸方眼爽慣溺沙須浮盃渡行婆話云盡道遭他陷虎機橫身虎口有誰知若還不過趙州老哭到如今沒了期尖新徹透手眼出格諸方傳誦師與仁巷兄後先唱導響振松堂不負靈隱代嫡真臨濟瞎虎也師壽六十個臘四十有幾嗣法弟子四人某某等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於本山缽盂峰下銘曰

滹沱一派吳越令行松堂圓智爰闢祖庭於太師塢
厥號顯甯澹予坦翁崛起再興澹翁西歸梵兄繼美
虎吼賊消山門固壘法說雷轟僧歸雲委磐石斯安
頌聲肆起六年行道鎮靜不撓擊塗毒鼓發王庫刀
兩浙左右道望日高何期一旦覺樹花凋舍利流珠
堪留供養一口吞卻何處覓傍鉢盂峰下法身無相
更問如何滔天白浪

請天衣乾和尚住靈隱啟

伏以逆風飛鈍鳥自慚拙者占先大海趁遊龍應識
後來居上高才捷足喜在伯仲之間人傑地靈仕看

鳳翼之會難逢快便驗在目前恭惟老兄石城閩氣自乳胎入久受印於先師稱入室之真子五千衲之光孝表顯於能十一載之天衣發明利器弟以無能忝行鐘隱愚不知分濫飛蠓之負山位過其才笑醯雞之飲海茲以因緣既滿老病相尋瓜期久過書覓代以無人虎背難騎每與懷而欲下諺將重任累及老兄非出已私實邀神聽六人而首膺大器三祝而獨擬高標稟佛祖之至公力爭之不得由伽藍之暗點天定者勝人喜眾志以和同實天然而端正愧弟如聾如啞久撐順水之舟仗兄新令新條一整皮寬

之術能光大其照用庶有補於桑梓倘蒙俯允希示諭遵
桑謝

復盛隆兩序諸兄啟

接讀來函出題席貫且彈闕老人數語代功冊海內相
傳大門戶絕盛難繼雖然敢負須彌自見相[illegible]
於友能吞巨海伏承兩序諸兄徹底婆心多方援手
連章累牘呼籲演若之頭與日同首扶上吞魚之樹
興從十[illegible]榜校川爾桑梓二十年江右楚天頭童齒
豁七八通傳向被甌槌把拖挈征塵已倦於津梁長
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息何用老人成功不虛論遂雙旗之[illegible]

重以諸兄推轂惟勤勸返冷泉之席因緣既定推託無門自愧進步以非時只得全身而就父直指堂前之三拜情鶴齋之莪根丹陽道上以重會芙南別之指掌歸歟則日業在其中父子聚頭重問三生之石弟兄聯袂相依九里之松會面非遙肅函布復

復盛隱眾設法啟

大師秉護法閣下金粟前身匡廬應跡掌擎佛剎共久宗毘耶力衛燈傳望夙高於公美預靈山而承付囑祖顛海而矢金湯藉藉高賢稜稜閒氣嘯冷泉巨剎赤縣雄瞻百四十代祖山雲蒸霧擁三千餘衲

乘鳳凰繞麟翔況加老人挺蓋代之宏勳闢彌天之法海蟬聯雀起須遴過量之人豹變龍驤應待拏雲之客山野樗櫟肅姿鐳瓠朽質混棲江楚分老巖阿何期眾護臺推多年之社誼懷我好音屬再至之節晋星言夙駕自憐鈍駑勉試鉛刀久爲窮子以迷家喜聽德言而就父藉茲鶴和長瞻有道之光望以嬰鳴更賜如天之翼削函先復領誨非遙謹啟

復叢隱各房耆宿啟

竊以靈隱巨刹列祖覺場海日江潮佳話千年現在三十八百靈山一會儼然耆遘老人功高再造餘鐘

隨鼓催遊擊微平轉州畫摸飛登金碧光浮於赤縣欲求樂禱真明捜爺豈意匪材謬加推轂萬登公之三丹刺線已入聚金鈔應陽之苦留蝦跳何俯出斗久居窮寸復迅宗鄉歸師命以難違實衆情之過汰時云既至領稱趋前謹復

復武林衆文學啟

風抑衆護法大居士門下儒宗威鳳法苑祥麟竹侍蒲團久受靈山之囑青鞋布襪共推蓮社之賢乘金粟之顧斬作冷泉之盟護務以聖湖維稍歷澗洪悲文喜宗風冠曹溪而傑出雪堂道望空少室以憤行

百四十代之嘗嗣珠回玉樹千七百年之窟門虎嘯龍驤況經老人巨擘再闢諸代無雙雙徑頂登成功不慮欲得技萃超羣之作須仗金聲玉振之人豈意匪材謬承俯採津梁已愧飛蟻之負山分拈辯容笑醯雞之伏游辭之非護勉爾請前望綜稱而思穿頓馬鞍而再盼藉瞻有道一問金玉之音喜迺新知永固宗雷之好謹復

在廬山復慧燈眾護法啟

葉舟西渡時懷鷲嶺之春片紙南來頓發匡廬之彩五爾金輪坐斷誰知頂門鷲傳五老峰頭笑藏蹤之

未密三峽禰口訶問津之有人湖海相存雲天知戴
恭惟靈隱衆護法人倫喬嶽法苑祥麟竹椅蕭園鳳
受靈山之記青鞋布襪从推蓮社之賢矢心牆塹祖
庭赤手金湯法窟冷泉鐘鼓再振東崖小緣雲門法
道大光端緣衆力茲者念三生之舊好辱千里之郵
筒从隔知音儼如覿面就巖中而晏坐豈拒天花聞
大地之琴聲自應起舞止以禪扃幽邃法海淵宏自
慚榆枋之姿難為扶搖之翼丹崖翠壁望雲竇以遥
辭松食荷衣慕大梅之棲遯孤峰度德絕壑捫心鏌
鋣之劍無成能離素匣神仙之藥未就敢躍金瓶是

用破壁孤撐雲瓢高挂月明彭蠡如開六橋風雨之
聲翠倚香爐恍見九里松杉之色況兼蘭社重以瑶
華然而垂手入廛自知非分種田博飯正合今時身
衣薜苔辭讓西山之座主且別雲漢暫同南嶽之閑
僧癖匪痼於煙霞跡且儕於麋鹿聊云藏拙豈曰養
高目前匡頂眠雲伴千巖之瀑布有月泉亭攜手聽
萬壑之奔雷時可則决若江湖人遠而心同水乳遥
瞻紫鳳敬訓青猿

天童三峰靈隱三代老和尚贊

堂堂三代法中之王鵬騫虎踞劍闊禪荒或一條白

橑而問聖定鼎攻方宗宗行而四剎雄强至我靈山則鐵面鐵鍋用緊龍驟潑天門戶高蹬大方若非乘佛日風顏誰龍便誇汗冷當如雷霆之震而日月之光明親孫鼎立非兒戲撥轉乾坤在一堂．

虛隱老和尚像贊

舌鐵嘴眼擺謊龍湫釘嘴鐵舌鬼哭神愁雖沒頭腦御有機籌蘊出大會太煞風流湖海浩歸座擁五千之衲付授不苟有高四百之州大可笑者吾輩老弟兒人人自謂機能陷虎氣可吞牛被者老漢穿卻鼻孔把住纜頭嘎跳可會出得斗喫除卻籃揚家醜外

更於何處當深譬

靈隱禪堂募重新翻蓋大雄寶殿疏

靈山殿閣聳出雲霄體勢嵯峨金碧瑰麗成浙地通天之名勝增武林莫大之輝光不但東南維鎮誠爲海嶠禁蹟實先師老人蓋世之奇功不朽之盛業也但以昔年輪斡因緣成功太速亦由匠丁蓋法鹵莽不得真傳以致筒瓦側薄雨久而泥水侵椽棚杉太長雪壓而瓦鱗脫節昔四圍之殘漏悲塑相以沾淋三十二大士之妙像立見損傷二十四諸天之寶容漸爲圮坼佛像俱苔蘚像以與危大殿與天王殿而

同病若不早圖翻蓋後此愈費經營爲此特具因緣
敬告十方檀護昔也初經焚蕩平地上湧出寶坊繼
殫勤勞一隻手擎來佛國而今也視前功之漸壞豈
不寒心知急救之有方大家着力伏乞尊官長者大
力檀那過茲勝事慨發喜心傾淵水之家珍布祇園
之金地因風吹火補漏未遲望大殿以圓成并石臺
而鋪就現天宮之妙麗滿佛國之莊嚴登廣大之門
庭還修廣大之福瞻奇特之殿閣更收奇特之功種
大因於華藏海中定受記於靈山會上有緣到此盡
請當機切莫躊躇當面錯過謹疏

募化築石增靈隱山門景致疏

靈山勝境海內奇觀怪石堆青繡出崑崙之骨冷泉漾碧噴來雁蕩之湫秀絕天然豈待人工點綴花鋪錦上何妨幻景莊嚴文卿姚居士眼底煙雲胸中邱壑具南垣之妙手甚東海之高名過浙地觀光到靈峰料絕擬於迴龍橋之古逕冷泉亭之周圍築成分外峰巒添出遊人坐磴沓郊雜遝香會奔騰大啟茶亭廣施甘露俾纖素雲歸盡得停節而憩賞輪蹄務擁不妨晏坐以盤桓誠法窟之奇緣屬名山之韻事願高山流水有待知音白雪陽春還期屬和但得同

心解傾便甚成爐阜溪橋衆手移山立現出虎邱石座允關好事蓮所樂聞

募老和尚塔引

先老人法運方隆慈幢忽仆天崩地陷愴痛子以何依日隱月沈數聲孽之失照龍歸靈鷲應圖堅固之藏雖供法堂宜卜安貞之吉敬輸佩涙用告同人號山一丈二丈僅未聞於往日雲峰七尺八尺驗乃在於目前行游源之所欲雖白浪滔天正好着力請圖師之塔樣倘黄金充國拈出當陽溯北湘南並作靈山之佳話天長地久不愁雙樹之潛輝凡抱泰山梁

木之悲共出塵乎苟懷孝子仁人之痛請作前茅成
靈乃心以襄厥事

頌務法語　　　　　　　　釋原智

靈隱普覺房同緣後募化重造屋宇聖像佛經

供器等疏

靈隱寺開山於慧理尊者普覺房得名於獨孤禪師
從晉至元有靈隱則獨孤續慧理之燈自元及明無
獨孤故普覺分靈隱之爨釋迦南面彝默北面彌勒
與伽藍居然別開生面翬飛主房鳥革翼房朱檐映
碧瓦共稱大好禪房奈造物之多忌燬於辛酉哉悉

火其廬幸背構之有人旋於壬戌年聿新其廢但浮
圖必聚沙以就而大厦非一木可成若要屋其屋佛
其佛復還舊日規模必須財施財力施力共勷今朝
勝事文徵主人難於向誰開口碩揆長老是以代其
勸緣倘得佛堂完佛像完更有佛櫃要完仡看一人
善一家善還與一國同善
靈隱庫司房化建準提閣禮華嚴經疏
靈隱除禪堂接待十方同鍋喫飯而外另有二十四
房爲子孫世守之業自立壢爨庫司其一也然餘皆
居嵛住西偏相距或一箭一牛鳴惟庫司房在其左

與常住之羣廡肘腋相連其房之主人曰亮宗圅德並茂日以禮誦華嚴爲課六時不輟信僧中之精進幢也但其屋宇隘陋往來喧囂頗妨清修謀欲另構精舍一所兼供準提大士其中但慮所費不貲未敢擅舉而索余一言爲之緣起余曰華藏莊嚴初不離當人塵勞業用但能一念精進破卻此塵所謂三世諸佛所同證十方菩薩所同修大千聖衆所同仰法界衆生所同具當處現前不從他得況又濟之以佛母準提之靈瓊樓玉殿當下圓成不過一舉心動念間之事耳何慮此心之外有一不具足之法哉雖然

理上到事上不到非華嚴境界但能利已不能利人亦非華嚴境界究竟此緊是欲圓融理事以利益十方檀那者也便請檀那下一轉語使此話大行

顯隱蒙堂捲化造白衣大士殿疏

語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有此事瓊樓玉殿爲一莖草蓋卻奚被他熱瞞嗟乎天下不被其瞞者幾人哉夫莖草也貪草也愛欲草也營營逐逐只顧直前而不肯回頭一覷皆草也今有人焉大聲疾呼且將返其一向所熱者而生之而掉轉之而喜捨解脫之非從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乎然天下誰是

有呼則應者有則百千諸佛在汝身內更不消另起三間安許他有像底一尊共或未然發堂主人名然試宿德也擬造白衣大士殿一座又從何處現出請檀那另下一轉語

靈隱澗西巷募建藥師閣疏

道無居必求安之道一把茅儘可蓋頭身有眾不可寄之身三間屋何以容鄰澗西移罪鱗上人久矣欲窮千里目靈隱頓挨志道者勸其更上一層樓不徒是位置自已金繩界道專爲那藥師如來從此先福利他人鱗縷衍名故來叩賢奉長者資解重橐以相

成何消貰中人十家之產君指初地而再闢只要損大檀一草之功

拈花天境靈壁兩禪師頌古合刻題辭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此妙總發明婆生七子之頌也噫婆子被巖頭一橈伎窮力盡將懷中兒子拋下水中撥賔而論大似不奈船何打破戽斗雲山海月雖則拋卻而觸目傷懷前途更有事在何嘗得帖然安眠而妙總謂其贏得莊周蝶夢長何哉蓋總爲丞相蘇公頌之孫女早裂塵網皈事空王一旦於大會棒

頭徹見本有回視世間可愛可欲如水一漚百年倏忽如晝一夢故曰雲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不過借婆子鼻孔出自己之氣耳何嘗膠膠然訟公案哉拈花天境璽兩禪師亦然其在俗爲懿親在揚爲華族厭世出家同參天寧恆和尚得旨遂嗣其法於是同堂切劘互舉公案作爲頌古曰拈花合頌共計若干首以呈閱於余余讀畢不覺置卷長歎此妙總之遺響也有時一句不讚而古人之公案在其句中有時著在一句而眼光在公案之外且也塤篪迭唱殊路同歸孰謂今人不及古人哉雖然言哉

錦繡語製雲霞天下說禪者非無人焉至於行在說處誓以身命報佛祖恩德求之儔輩今罕其匹謂非乘願力來扶此一方法門不可吾故於題句之外表而出之此亦靈隱頌兩姪禪師之頌古也

重建靈隱大雄殿疏　代

買地布金給孤之功超鑒海投標建刹賢于之智過補天崇隆大化古既如然佐揚正宗今豈不爾惟茲靈隱禪寺浙右名藍歷國朝一十五代坐知識八十四員首創宏基爰自西天慧理中興正法實賴此土睹堂錢武王遺名勒石豈獨炳煥梵宮宋孝宗命駕

入山且圖發明心要松老百福雙徑獨逕雄圖樓閣三千五山推為首出凡以法運久流獅絃絕響大檀不作金碧何依蒼苔長而古道封西風起而壁倒冷某祖庭起念慧命惟心勉奉諸勸前之召不辭負山恐辜眾緣士之誠尤為履錯九年藉圖不逮臨濟栽松十載驅馳庶幾效三平搜石其如一簣方崇諸緣未續繼莊縱搜為指來奔雖齋廡小構粗成庇眾之規而正殿既頹門售重新之願嗟梁棟之傾危蟻殘鼠嚙痛垣牆之廢落日炙霜摧思昔三車曲誘慈父之愛子既然顧今片瓦不修眾生之報德奚在有

力不竭誠與守之責也見義不爲復何人是望哉恭具短疏普告大方變世界作黃金一任擎來掌上現瓊樓於華藏佇看運出毫端文彩未形難施好手面目現在請法芳名

募靈隱法堂地平大方磚疏

買園償太子之金隨地布地委髮承然燈之足見泥掩泥此諸佛建法之本因並人天莊嚴之小果第理山事顯而古與今殊誠欲使兒孫脚下立處皆眞還須向萬行門中進人創出近施力遣捨則不妨衆手齊舉工磨棱匠合縫佇看一片打成雖曰凡聖交參

爭容拋潔淨毬子要且龍象蹴踏未可著退裏塵沙舉步知方入寺觀額把來親切何須更問那三般道得分明便請驗取者一塊

江西景德鎮化甕甖供眾碗盞疏

喫粥先問鉢盂趙州端貴知有斷茶藝舉盞子文殊且論投機此佛彼佛既扳倒而行千人萬人亦少他不得箇箇物各有主而水必溯源苟不從本地爲取安能使日用現成是磁底是瓦底全憑信手拈來或哥窯或弟窯切忌一模脫出非是鸞嶺家風設化都無揀擇見說西江法道器量貴應方圓木蘭舟裏但使

功德歸山金牛堂前好看龍象應供

靈隱寺重建大悲殿疏

大悲佛具一千手眼無寶剎手眼不彰圓通門足八萬福田有檀那福田始備變餬餅爲饅頭聞聲既可悟道化荆榛爲寶所見色又好明心莫問舊壇場回祿之日佛在何方但看新殿宇重建之年恩歸何地梁有梓柱有楠不更買祇陀之樹地無甎天無瓦只索布給孤之金總大匠散工而完未了費必千緡計雕裝繪圖而告成功期以三月衆手那移固非小可佛事一肩擔荷愈顯奇特丈夫

靈隱寺化供衆食油疏

叢林開門七件事油次其三檀那種福八邱田財爲第一即此因發此果要求將來調鼎和羹以其有濟其無但從今日供佛及僧豐則請羅山辦主一任銅鈔籮裏滿盛來儉亦送投子渭家也索磁州瓶了便得出莫道喫底化了點燈又化須知今年來過明歲還來

靈隱寺化齋僧錢糧疏

鷲嶺在南北兩峰之間曾開祖席八十九代靈隱冠吳越諸剎之首現有大衆千二百人安居於伽藍之

內年年四季參禪刻草在佛殿之前期期三壇說戒五湖龍象競頭奔入門都言訪道一日鉢盂兩度齋無米何以爲炊要求七朝褒龍之地常轉法輪須投四事具足之鄉以告長者衣服臥具醫藥非敢一槩有所希求紅粟白粲黃粱不妨眾手擎來布施莫謂檀那粒米須彌山喫了作何消受試覩衲僧此口香水海塡滿是什東西

靈隱重塑四天王像疏

靈隱寺天王四尊法身久已摧剝先老人補處五子常住各有增崇吾以尠德而謬繼諸昆仙問那件事

情可發衆皆與辭而同出一口都道者鋪功德宜先
木換骨泥換胎旣已大集工匠而動之金其身玉其
面焉有不告極邢而成者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在吳
越爲吳越匪承他力修福得福修慧得慧修菩薩
要知菩薩卽在爾身

靈隱寺募化重建華嚴閣疏

靈隱寺大殿三千惟華嚴閣稱雄壯第一其老人法
嗣六十獨頑拙子爲迂鈍無雙嘅怪丁巳之歲所謂
雄壯者突罹刼灰洎至辛酉之年謬責迂鈍者來爲
補處觀梵刹東南之半壁忍使前人締搆之艱難爲

茂草納藏海埋事之四重敢乞檀那身屋之潤再整靈山金非干鎰貝未易還其舊觀人聚一沙抑何難成此大事造法界於一心豈止善財童子在目前可驗開樓閣於彈指仝看彌勒菩薩從別處入來

靈隱老和尚讚

乃祖大臨濟之門庭一棒到底乃父高臨濟之牆壁棒推向裏為渠親孫為渠嫡子安得右與左互祖其肩有時建立有時埽蕩何妨權與實相鬪其美三十年縱雲門鐵鶻之機四百州飛冷泉蠱毒之水死者不飲飲者必死此老胡一宗所以不滅於天童三峰

之龍爭一珠而滅於靈隱之虎收二尾歟

靈隱禮和尚像贊師列作湖陳山寺主人請賢長老請

我在雲林師辭不過月歷酉丑師在者裏等我乃有五年之久若非法乳在在能周似泉出於地誰令吾心頭頭得逄如子得其母非得母龍湫之主翁之孫我說法要他稽首

復證南法姪及靈隱兩序

逄閩堂頭師兄之變殊爲惋歎然天下豈有不壂視史之祖佛哉顧其所分之身何如耳新廣孝行在說處諸方口碑曾不間於宗黨之所期是吾師兄猶在

也何必歎至靈隱繼席之招揣蛟之力苟可負山豈宜故為推避以市名但念尼山氏棲棲列國非不求仕也及於衛則又曰必也正名均名也可以市可以無市何難定孔子之去就應當正應當形正其權又在衛國之君臣矣靈隱方丈顏曰直指堂宋孝宗爲賤堂遠公賜也重建直指堂者具德和尚也於直指堂額外另爲一額而南面其中者乃具和尚輪守方丈之法子號某者也子守父堂不數年一換居然高揭名號而面於方丈之中前不見有師長後不見有弟兄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在彼一人毋足論也使有

高明如張訪者見之謂其和尚之子若孫總是不會讀過霍光傳則將何辭以對三年前於雲栖別業嘗與吾姪論析是義蒙阿師諄責其說詐爲別正別後又不之講即此一言尚不能求齗金於同心之人所發者何辭此吾之雖欲報命而不能自主者也吾姪其必有以處我矣若曰待汝叔和尚進院正之我於三峰爲祖額而退院今又於靈隱爲父額而進院哉

上靈隱老和尚

離崑雖以違避狂人其實與私願合故不俟稟命而

遂乘此抽身也顧底抵潤州方擬江楚買舟不謂揚人越江來以上方見招其主事僧則志之桑梓舊知也其著意蓋出自彼第志之素心切於山水又淮南人初無意淮南往會巨兄相尚與凡相知者皆贊成之曰此揚之名刹又古聖賢應化地即遠邇將恐大方充衆無地投閒且道人行處無可不可何必捨波尋而求源泉乎志然其說遂許之已於二月二日進院矣寺據蜀岡去城約四五里岡下有盤路里許路盡有橋曰月明鎖之橋南更半里則大河矣山上有泉通蜀味極甘舊名禪智寺上方蓋隋朝改敕也但

頹廢久矣查非陳迹十之七八所存惟叢神剝蝕與
新構寮屋數椽毀亦復改建也衡諸其勢坊僧積住
耳應用什物有無一有往來照接悉隨衆之豐儉而
入院施設齋粥絕之蓋不敢常效暫持一時熱鬧
以驚俗眼玷師道也若乃隨宜啟導不負參隨數十
百衆行腳本志是又素所蓄積而不敢他委者原志
所樹不及先德有愧不爲今人而早向遊師不能盡
請天下事又不欲假安頓暖與草木同朽腐一旦有
此荒院謬爲人倡誠知力不勝任私竊藉此爲勉進
地用副師長之望耳前路誰何利鈍悉付之龍天亦

不敢留成見於心胷也狂兒違逆猶恃父慈敬遺容
司侍僧代申頂候具白前事伏惟老和尚必另賜教
督也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上靈隱老和尚

曾兩以書白住慶雲之由皆未得回示今復有所請
敢恐有之蓋此地自仁兒遷化之後看守者惟一自
達而櫬裁又二三其議故虛其席者一年有奇從甲
辰至乙巳秋乃彼中緇白忽以補住之任舉及原志
志訊其故則曰一請開之兒不就再請天甯天甯又
不就也其時自達巳有不能立腳之勢矣適值禁僧

之變欲一遣人稟白而不能惟念老和尚發軔之所
春秋大夫出疆事有利於國家者則專之竊附此義
遂勉應其請意者以爲雖不告猶告也又念是仁兄
至武林自遂乞假他往兄度其勢不可留乃以手書
相託於志其致詞有曰後堂遂公頗自愛雖質性稍
魯然肯用心參究昔聖門以魯得參故是上品流亞
素稔兄英特令親推拂百日義歸結夏當來遂之昔
死心晦堂與三佛學者彼此交參味同水乳今人人
我擾攘互相擠攘甚矣古風之難復也想我兄與義
同心復古救時惟勿吝鍵授此仁兄手蹟也觀其詞

旨是終欲成就此子惟恐原志不遺其歸也及兄於慶雲化去而遂不及自達者非必謂其出於所付諸公之一以其猶在上方故耳故原志應其請且半爲自達私意須其他日有一線之長然後稟命老和尚亦如老和尚之於仁兄以不負其生前之託耳此志之隱衷而未即告人者也不圖此子奄忽化去則是原志所以費許多起倒之本皆於私心相刺謬矣不然上方一片地尚在荆榛中二三學者莫非新集豈有餘力分身兩處且分一班執事爲兩班哉事已無可奈何然則今日不能不請命於老和尚矣或同門

昆弟中有願住者隨指一人志當轉懇樹護延請之不然則有仁兄之子指菴公在閒其剃染時早定為亡兄之嗣以祖之命繼父之統而原志又從而周旋之以其不得施於自遂者效之此公指一快舉也不議老和尙以為何如或果不欲遂為叢林主姑令其任一職以隨志俟一二年間寺中大差舉志當一為料理之志竊計此有四利焉一則可以分老和尙為指公之勞二又償志之所以待仁菴兄三指公不合以杭人而即便居杭四原志家居江北舉目無可共語不啻牧羊之蘇武誠得如指公者一人相聚年載

或不無彼此之爭也總此四利別設兩端或即命指公禮席或姑令同門共請一聽老和尚裁斷之志不借曲陳底蘊者恐竊議之人謂當日住持何不呈白而乃於今日呈白也

與靈隱顯雲和尚

向以拙錄狗三刑求教想已塗抹矣特專侍項拜賀郎擲還是處不是處急欲見剞劂澄擦之所在改轍易路也說法古無定格而欲期盡眾生之性譬良醫不自恡我有神丹而以瘳人之疾為良馬師百丈黃蘗為濟是也與化而下海會而上或用衲黃以為識

而無法與人或用參苓以補元而為物作則莫不通變臨時愈出愈奇較之前者又一更新初無規矩之式使人可步躋而至道耶覺錄出是藥者探將來諸大地之病於是乎生非妙喜善述變其劑用其方幾以山堆嶽積之物掩其殺人活人之效後之刻鵠求飛者圓陀陀露堂堂猶然金科玉律遵不敢違起死回生之術固如是哉弟心不人然而不能逃人之不然亦所說到此而所行不必到此也海會上其人可法而法之則難昭覺下其人易法而於法不屑先師既逆鐵义無閒思一排我慣我者落落無所適從和

尙法中長兒內外典之飽學也幸以一言開我昧昧其惡不小

與靈隱瞬山和尙

和尙託鉢山門弟有要語欠與和尙一商不日道詳下當菲諸公將送弟還山矣弟意頗欲乘此交代但交代之法須稍用權宜而交代之人又必須與弟同一性命念非和尙不堪此任非弟獨私於和尙也與八十五箇老子合暴面上不慚儘百千萬雙眼睛相著心裏不怕豈是兒戲事且和尙嘗有意返江楚矣與其向天上雲居爲兒孫理百年家業曷若在天下

徑山替祖宗挑一日擔子哉時至勿失先聖名言脫使和尚住靈隱不三年弟不敢啟此口也必欲和尚謝脫靈隱而住徑山弟亦不敢啟此口也住定彼山遲遲尋替手交割此山在和尚轉換處討許多便宜於先師常寂光亦增許多聲價也豈不可喜和尚未出門時不側面爲懇請緣府案未白權以疑事搖旁人之舌耳今自矣特煩睿公通其悃款望亟允諾弟當預爲料理之言所不悉容公可代悉也

與雲林廿四房者舊

某腦淺人也尸位靈隱一十二年自顧無纖毫好處

有舊廿四房者舊乃辭院之後荷蒙道詛之厚種種出於情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九月初十重進三峰院此地鄰愚侍留住過之府又經一十六年數更主法壁疊旌旗大費整理又值去秋失收前人所遺官錢私債二百餘金措辦無所坐此之故幾欲與人一展謝私而未遑以致愆期至今也歲序更新竊惟雲林廿四房老幼少長皆我故人亦皆我之法屬諸惟精進辦道使人稱天下名山所出身之人夠爾不同即此便是雲林再造之秋也南望額手言不盡意

與戶部王阮亭侍郎

從乙巳七夕至今歲丁丑暮春之閏計與先生別三十三年矣總此三十三年祇於辛酉春草小札託蛟門汪比部一候食息時以從三峰應請維揚善慶之便故有此寄也不半歲卽有杭州靈隱之役此剎爲先我而往者一敗於訟再敗於火棊收合餘燼誓以身命前後一十四年始得復還先師具德老人創建之舊觀所可傷者自汪比部謝人間世遂無從藉手再達鄙私於大人先生之前哀往思存不能不臨風悵結耳癸酉春以不甘受無故殺士之辱復從靈隱拙杖來憩三峰回思罪智山堂夜集名人一十八位

賦詩贈行曾幾何時今覩其姓字赴天上修文者過半惟浙城阮亭王先生德與位皆巍然如魯靈光屹立天以下爲名教主盟入世出世之士一被顏色之接不啻登龍門而受華袞之賜頃某與先生有石上三生之緣反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由禪智而徑山而三峰而五州善慶靈隱今又從靈隱而再住三峰七處八會作驢作馬每誦浩刼西來重會合之句旣會合矣又成別離豈能無歎竊惟先生爲坡公後身坡公又五祖戒和尚後身然則是阮亭先生現身宰官不過出於偶然遊戲其扶救末法之

貝悲夙願則在吾佛世尊之雙手擎拳處也今法運
之衰如百川東頽先生登岱一呼有萬山響應之勢
獨不可以其全響爲蒼生以其餘響作一分佛事施
之吾儕成千古佳話武三峰乃先師祖漢月和尚得
道開法之初地上下百年三峰二字之名雖布在天
下而殿宇堂寮之規模尚屬草創先是某從徑山來
謬補其處曾有經營締搆之願而未遂今又直承其
乏三年以來勉力拮据規模稍稍就緒意欲結集一
往名公鉅卿之文字成一寺志昭示後來心竊自惟
碩安所得天下第一如我阮亭先生其人者賜以片

青爲鎭海明珠豈非三門之幸哉抱此妄想中請無
階會有冬月桃花之開成七言律詩十首一時屬和
者能有其人八十六歲之錢湘靈陸燦七十二歲之
孫承崖賜其首列者也兩公曰江黃滕薛非不南面
自稱爲小國諸侯君乃執牛耳以登壇則葵邱城濮
更有人在愚問人爲誰兩公曰阮亭先生儒林之齊
桓晉文也不有其作何以得話行天下愚耳此言不
覺心眼爲之一開前所謂中請無階者忽而有階可
進敢因嚴進士訖成家報郵遞之便附此以候即求
命筆賜以和章嚴進士寶成汪司成東川某於兩君

皆有物外襟期之雅并闡原倡求藝林所慚巴里之謡不足邀引商刻羽一應其請則慙惶無地矣請惟爲國爲民善自珍攝曷勝北望頌禱之至

復錢塘仁和進衙兩邑侯請住靈隱啓

恭惟仁錢兩大護法治下蒼生父母白社金湯西天鷲嶺久標散花持杵之功東土靈山不忘頷手擎拳之囑指西湖作西江何消一口吸盡扶南終于南土眞成兩鏡高懸齊心作筆飽鵠隨身學道愛人絃歌滿耳參徑山柏子之禪直同張侍郎格物入匡廬蓮花之社不比陶彭澤攢眉以與政應金風之卜他見

簡在

帝心鎖名山拚玉帶之留還期不違本願
原志耳盈五袴之歌久欽叔度心懷兩歧之麥跡阻
漁陽方悔盛時未覩治化何期靈隱補處之符謬及
廣陵遐陬之士開命斐然發兩協君乘招手金地之
緣而處有道固所願也取毅除龔器之人而繼賢位
可不諒哉但念王臣宰官猶然記佛敕而不忘豈可
釋子沙門公然置祖庭而不問僶勉遵前端爲怵懷
之厚傍程就道總恃化育之仁謹復

復武林縉紳諸護法請住靈隱啟

伏以佛選三千非彌勒孰補世尊之處天圍百萬惟

大抗旌扶正法之幢獻一花如來弟子流花一遍施
三拜蓮華兒孫傳持三拜大事因緣既不越王城四
郡之講小可譚道何以當嶽山一會之招恭惟諸大
護法閣下僧門山斗法苑金湯身依柴關萬姓仰霖
雨只遂生心係名山諸方仰光明而希與陶謝宗
雷結蓮花之社合蘇黃楊李參錢鶴之禪四大撒謙
佛印也留玉帶鎮山門一拳識破黃龍不怕鐵蛇橫
古路談妙談玄等同遊戲作屏作翰流出眞誠志才
非世間之俗馬每恨不識韓荊州賦讀方外之風塵
久賴一衣李商老徒以拄杖腹包離師太早遂致吳

山楚水□□□□方愧文殊草屐未蹋毘耶孰意長者聚阿□授右室呼猿洞口遺薪期我負荷冷泉亭上積水□我激勞聞命以驚發函而懼先師之靈骨猶任持缺何難上法堂小師之塔樣未請寸木豈容汝大願取覺似聖人而師事之已欠斟酌以生從佛門而位置爲可然慚惶但念名敎大人猶然秉佛敎而不忘何況釋氏兒孫豈可望寶所而自退勉策駑駘用試鉛刀欲先起後敢云有一法與人讓主推賓更整舒眾手庇我謹復

重刻字彙題

字彙一書宣城梅氏酌古準今以二百十有四部統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以該三教諸書而釋典殊難綜核然審音會理大端不踰此誠後學之津梁也嘗見世俗嘲人不識字則必勃然怒不知讀書難識字尤難所爭無幾亥豕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且字心所歸也徒精六書不稟方寸字日以增心日以滅字日以眞心日以僞夫如是反不若一丁不識者之爲得也嘗思上古結繩之始止一奇一耦自無而之有雖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不爲多自有而之無雖一奇一耦不爲少庖犧老人多此一事轉使後人混沌日

鑿墮文字禪也老僧不識字故胸中無一事雖然一奇一耦之始即儒門之達磨宗也達磨言不言文字不是不識文字諸人又不可以老僧之不嚼嚙藉口也茲幾本山重鋟此板成司刻者請題卷首書此付之時康熙戊辰浴佛日靈隱碩揆道人原志題於背

諦暉法語　　釋慧輅

住杭州靈隱禪寺

康熙乙卯年秋七月二十一日徑山五嶽和尚同閩郡紳衿文學居士本寺各房老宿三竺集慶諸師洎闔院新舊兩序執事恭請和尚主持靈隱丙辰夏四

月十三日進院兩序諸執事請歴座師云身在至化中當宜第一義便上香云

萬歲證明祇如

東宫殿下

櫂護宰官時向者裏得何三昧得何受用又上香云

瑞氣彌新本寺各房老宿隣山諸位耆英卽心卽佛常住新舊兩序兄弟非心非佛便恁麼去且道是一義是二義再上香云面目現在復舉香云看看雲居師兄燒在雲裏天衣師兄燒在水裏徑山師兄燒在火裏新長老今日從雲居天衣則是從徑山師兄則

是乃炷香爐中云莫道雷同阿耶阿耶恰恰觸着先師鼻孔遂噴嚏一下云小子識之徑山和尚白椎已

僧問靈山一座大衆雲臨正令開張何人及第師云大清國裏只三人進云恁麼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落花紅師云兩個被你道破還有一個作麼生註脚進云一番提起一番新師云大似撞彩問門庭施設祖令當行和尚將甚麼表示師云閙風買扇進云一句遇然開祖印三玄三要整藜林師云只恐三玄未會在進云相續一句千古奇逢舊店新開是何面目師云俗氣不除乃云遠放近收絕滲絕漏先師

之心也乃左顧云可是眞的一啐一啄或威或慈光師之用也乃右顧云可是眞的人能用得是心方堪入此門戸立個宗眼不然總屬依草附木影響異流喝一喝云新長老之心也用在甚麽處又喝一喝云新長老之用也心在甚麽處又復喝云點頭者一任點頭吐舌者一任吐舌復舉云昔日郟聖住靈樹時二十年不立首座鄭重如山常曰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悟道也誰不恁麽一日聲鐘令山門外接首座衆出迓而雲門至君合符節靈樹日奉遲久矣即請爲首座一衆皆驚最後封一函令

知事呈廣主劉大王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靈山授記未必如此復云爲物作則事非草草言不合乎靈樹之心行不得乎雲門之髓而稱佛祖兒孫終爲忝竊還知此二老傑出肝腸古今不墮道理麼乃點胸云終不敢辜負平此結椎竟便下座

結夏陞座僧問如何是透徹一着師云指天指地有誰知進云可謂驚天動地師云試驚天動地看僧擬議師便喝問盡大地是個禪堂教學人向那裏坐香好師云上座貼單也未進云辜果人不少師云還是你自累問說玄說妙指東話西設有不受羅籠的來

和尚有何相為師云我不指東話西僧擬議師便打進云明知和尚有此一棒師云猶嫌少在乃云撥著痛處彼此不饒爬著痒處孰不意消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是故黃龍向手腳間設關臨濟於料揀處作主若要驗龍蛇辨得失猶未可在秖如古人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還能契此也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寶相臨院全道一大德領瑞雲德宏二禪士設齋請陞座僧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和尚以何接待衆流師云言前須薦取末後意難詮進云個中消息

蒙師指物外新光意若何師云試道個中消息看僧喝師云除卻喝別道將來僧擬議師便喝云只解爭先未能奪後乃云向上轉去烈日應寒向下轉去薰風成醋折中而論破得佛見堪與文殊爲師劍爲不平離寶匣破得法見堪與普賢爲師藥因救病出金瓶若是沒量漢問處隱恁麼舉便解遇塵破塵遇垢破垢遇諦訛破諦訛遇虛幻破虛幻通身轉轆轆遍身活卓卓不爲分外正恁麼時文殊畢竟何處安身普賢畢竟何處立命便翻身云此去江干不遠

解夏日兩序執事請陞座僧問夏末秋初諸學人東

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如何是萬里無寸草
處師云上座還曾走過麽進云走過師云何勞再問
僧擬議師便打云話墮阿師乃云本分着子不是冠
上之纓亦非腰間之帶又非葛藤樁子是非糊糨將
甚麽作結將甚麽作解若言有結有解徒勞捏目而
妄生花若言無結無解爭奈滴水能興丈波舉雲門
大師云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師
云地動也不見一色始是半提師云弄泥團漢有甚
麽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師云喉中着骨
非賤性之所能忍諸兄弟若向者裏分疏得下管帶

得行十方世界一任獨露全身若有纖疑不但出門便是草鄙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也珍重

道說雪嶺二禪德同戒香上座領衆信為摧一監院入塔請陞座師云鳥無羽而不飛人無骨而不立要展橫翔擡出之翮而欲立其所立喝一喝云斷斷乎少他不得所以在天則天為之驚在地則地為之震還委悉麼若以三十五日以前求之溪邊樹凋葉落若以三十五日以後求之檻前山深水寒正當三十五日之際又作麼生良久云昔到多寶塔前提敗迦文老子始得復喝一喝云實不敢欺

師五十誕日違塵禪德領餘杭衆僧越設齋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山僧未出母胎以前撞着個興敎以其肝膈不與便與之性命相許及出母胎以後又撞着個高峰亦以其肝膈不與而又與之性命相許已往不論卽此五十年來或逼或塞或順或逆或是或非或曲或直總不敢背興敎而黨高峰背高峰而黨興敎吞聲飲氣秖要保者鼻孔而一大家出氣今日舉示大衆且圖兩得相見顧左右云撲落非他物海底泥牛啣月走縱橫不是塵崖前石虎抱兒眠山河及大地鐵蛇鑽入金剛眼全露法王身崑崙騎象鷺

鸞牽其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煞能活復顧左右云靈隱到者裏不得不全身擔荷而爲萬世之下滅狐種族者立個宗眼便下座

覺先得敬二禪德領紹與衆檀越設齋請陞座師云行不在足解不在心一回相邦千花競秀可笑天下人都盧只向足上着倒心上稱量所以一失足無以立一忘心無以言當知此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闖不見雪竇道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汝若瞻得衆生眼要透法身邊事有甚麼難汝若瞎得佛祖眼要透法身向上事有甚麼難拄杖頭上更有一眼汝

又作麼生驀擬拄杖云一任諸方貶剝
義方禪德領富陽衆檀越設齋請陞座師云飛來峰
石磈磈是佛解遮護者唯有孤雲冷泉亭水滴滴是
珠解啐啄者唯有野鶴且喜紅葉從旁忍俊不禁勃
然作色欲向佛頭上着彩珠影裏爭輝即使隨風飄
流亦片片不落在別處若人識得者片紅葉落處分
明要着者件袈裟也不難
結制日息微禪德領杭城衆檀越設齋請陞座示衆
問煆煉聖凡鉗鎚佛祖請師曲垂方便師云上座還
受煆煉麼僧呈坐具云佛祖未興時者個在甚麼處

師云山僧卻疑進云蒙師指出波心月躍海魚龍意自殊師云煅煉且緩緩乃云透脫一路只在諸人咬嚼不行處然一生心動念卽便白雲萬里山僧今日亦無別說只將小釋迦之圓相作汝頭雪峰之木毬作汝足雲門胡餅作汝心吹毛劍作汝骨浮山九帶作汝肝腸靈雲桃花作汝手破沙盆作汝口乾矢橛作汝眼拄杖子作汝鼻踞地獅子作汝爪牙青州衫庭前柏作汝耳通上徹下無毫髮許不是佛法心髓還迴避得麼推委得麼其中着得悟麼着得迷麼着得自已麼着得非自已麼不妨伶俐好喝一喝云我

但一串穿卻不愁汝承當不下也
敵戒日靈超大德設齋請陞座問如何是離四句師云掩耳有分進云如何是絕百非師云承當無路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不必重言問既是飛來峰因甚不飛去師云前人曾道破進云冷泉水因甚只去不回師云把住不得乃云佛是心之垢心是拄杖子之讐如不滅得是垢安能殺得者讐驀卓拄云若是靈山種草自解恁麼提持金翅鳥無端高呌曰感伊不徹感伊不徹水潦鶴放生大笑曰說甚感伊不徹直是恩大難酬復卓一下下座

解制日陞座僧問打開布袋頭放出溈山水牯牛放去且任當時水牯牛溈山作麼生收師云叱叱咨擬議師云畜生退後僧云通生無影像處處絕行踪師云轉見不堪乃云掀翻得列祖窠窟方堪獨步稱尊所向無礙不然行被行礙坐被坐礙用棒則棒礙用喝則喝礙遇江湖則江湖礙遇天日則天日礙即使有個自已而亦為之礙山僧一冬以來行坐處與諸人方便棒喝時亦與諸人方便江湖天日間無不與諸人方便惟其自已分上不敢加一毫方便何故莫是識法者懼麼非也莫是再犯不容麼亦非也不加

一念方便意在甚麼處便起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從五臺山來設齋請陞座師云枯木裏龍吟血脈不斷寒灰裏發焰分別不得前念即是後念金聲有餘後念即是前念玉振無盡一不得則異異不得則一此雖人人本有之常其如一回舉示一回新也倫倒漢一聞舉着必不作世諦流布之想然而居之不疑行之無從還有其人麼揮拂子顧左右云我佛民且所須相從久矣下座

玉山珠禪師法語

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十二日

皇上駕幸雲林臣僧清琳率眾恭迎

聖駕進佛殿拈香拜佛臣僧聯磬拜畢臣僧叩首

皇上問云你是住持麼回奏臣僧住持

皇上問云十六年的是甚麼人奏云十六年的義果是臣僧的師父

皇上云你就是義果的徒弟麼回奏云是

皇上問云二十二年的邏奏云二十二年的德元是臣僧的師弟

皇上云你還是的師兄麼回奏云是

皇上又問云那二十七年的狀元奏云二十七年的德

泉亦是臣 僧的師弟

皇上問云德泉那裏去了奏云已經退院去了

皇上又問云你是那一箇舉的狀元奏云臣 僧是蒙撫

憲熊大人舉的

皇上云你就是熊學鵬舉的了狠好臣 僧謝

恩

皇上進行宮用茶臣 僧復進新茶

皇上笑云知道了供佛罷即起

駕到飛來峰 命侍臣吹石洞吹響了

皇上一笑即起
駕臣僧率衆送
駕出山十三日
皇太后駕幸雲林　賜住持德琳飯　賜香金五十四
兩
皇后賜香金五兩十四日奉
旨到宫門領　賜香金五百五十兩　衣緞八疋　藏
香八束　唵叭香四封　石刻佛像一軸十五日
皇上駕幸天竺臣僧德琳率衆恭迎
聖駕進殿拈香祈晴臣僧德琳導磬拜畢臣僧謝

恩

皇上問云你是雲林的住持回奏云臣僧是雲林住持

奉

各憲兼管法齋事

皇上云好你是甚麼字輩回奏云臣僧是實字輩

皇上云你是實字輩的可參禪麼回奏云參禪

皇上云參甚麼話頭回奏云參萬法歸一

皇上云即今一歸何處暫回奏云大請闕裏

聖天子

皇上云莫這便是你的兒處麼回奏云南無無量壽佛

皇上微笑命　賜法喜寺香金一百兩　藏香八束
唵叭香四封　石刻佛像一軸即起
駕回宮　臣　僧率衆送
駕出山十九日回
鑾臣　僧同諸山方丈在武林門外送
駕
皇上看見云雲林和尚也在這裏了回寺去罷　臣　僧謝
恩回寺二十日雲林法喜兩寺大衆恭謝
皇恩請陞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
聖駕來山意若何師云步步不離

皇上進云世法權用個個向前接
為佛法商量人人退後歸家還是向前好還是退後好
師云家活隨時用安排便不真進云
聖明天子於
萬歲牌前有何話會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進云
萬歲供佛及僧和尚陞座酬
恩畢竟如何祝讚師云一爐沈水千聲佛用祝我
皇億萬年進云一枝無孔笛共慶太平年師云時逢堯
舜世自合樂無為問
聖恩疊霈卽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芳騰六合香

頭大千進云
翠華臨幸和尚相見如何師云雪巖萬峰青不露一枝
春綻野梅花進云恁麼則蠻貊戎狄分諸國盡在我
皇化育中師云知恩始得乃云
聖皇應世萬國歸心草木禽魚咸沾恩澤僧居山野共
沐
皇恩真得處處仁風徧野人人喜氣盈眸所以一人有
慶萬民賴之大衆此恩此德人人頂戴且道作麼生
酬報遂炷香合掌云紫煙籠
帝闕

耆舊等
天齊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前往淡山和尚同閣院
大衆兩序諸師復請主席
椽室鶴嶺雲林古杭名刹禪門法紀
聖祖格外殊恩最勝覺揚諸方推重殷心敢云廣大宗
風實乃潑天門戶山僧前膺灑掃今又全墮裏許芭
蕉云你有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還是與底是奪底
是拈拄杖卓一卓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
今江南蘇州府吳縣霈用蓮慈大師設齋請陞座

拈香此香紫摩金色光照乾坤玉髻青螺氣吞宇宙
祝延
當今佛心天子龍馭萬年此香堅愈剛陵量等江海恭
祝滿朝文武本省大僚當道尊官紳衿檀護本寺兩
序同門耆碩共維法化扶竪綱宗此香恩寬難酬報
復難泄茲當二囘拈出供養即此堂上先師巨老人
大和尚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就座垂
問絲綸收拾不多時今日無端一竿持應向煙波深
處裹金鱗衲𧙊莫來遲問答不錄

雲林寺續志卷四終